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路径研究——以 渑池县为例

宋巍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乡土文化作为维系乡村发展的精神纽带，其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转化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从乡村文化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出发，将渑池县作为研究对象，调查该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针对困境提出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民众保护意识以及发挥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思路，以期通过多方协作与路径创新，使乡村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

DOI：10.69979/3041-0673.25.10.084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中，乡土文明建设构成不可或缺的核心维度。凝结着地域共同体的价值内核，这类文化形态沉淀着代际相传的集体记忆与文明密码。作为维系乡土社会情感联结的精神纽带，它不仅镌刻着农耕文明的演进轨迹，更通过岁时节庆、方言曲艺等活态载体，构筑起群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坐标。这种深植于乡野肌理的精神财富，既是对传统智慧的当代诠释，也是激发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重要文化资源。

1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保护的关系

1.1 乡村振兴为乡村文化保护提供了物质支持

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新时期农村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现代生活设施的全面升级与公共资源供给的提质增效，为守护乡土文明根基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财税杠杆调节和专项扶持计划等组合措施，政府部门构建起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体系，既缓解了传统村落维护的资金压力，更调动起企业、公益组织及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当前，通过文旅融合项目和创新传播方式，那些承载着农耕记忆的民俗技艺正以崭新形态重现活力。这种由内而外的革新动力，不仅让濒临失传的非遗技艺重获生机，更培育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地域文化品牌。多方共建的良性互动格局，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从政府主导逐步转变为全民自觉行动，为传统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开辟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1.2 乡村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推进乡域文明保育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多元实践路径：通过活化历史建筑空间、构建非遗数字档案库、策划特色民俗节庆展演等创新手段，系统推进地域文脉的活态延续与创新传播。这类文化振兴工程不仅实现了传统营造技艺的创造性转化，更借助新媒体平台使乡土智慧获得跨地域的当代诠释。通过系统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程，一系列创新实践在提升基层文化生活质量、培育乡民文化主体意识的同时，更形成了驱动乡村经济转型的复合效应。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灯塔”，文化建设工程通过激活乡土资源的价值转化，正在重构乡村发展动能。当前，在文旅融合与文创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度开掘乡村特色文化基因，不仅能够延伸出民宿体验、非遗工坊、生态研学等新兴业态，更能构建起以文化价值链为核心的多维产业矩阵。这种创造性转化既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重生，也为乡村经济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基因，最终形成文化赋能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体系。

2 渑池县乡村文化资源保护情况现状分析

2.1 渑池县的乡村文化资源

2.1.1 古村落建筑

在乡村振兴的坐标系中，传统村落承载着乡土文化的基因图谱，既是看得见的乡愁载体，更是摸得着的精神原乡。在渑池县赵沟村中调研时，由石头建成的村屋民居随处可见，村中有保存完好的古庙、古戏楼以及建于明清的古代民居。据村中公示资料显示，该村中的石

头古建筑 200 余座，多数为唐、宋、明、清石头建筑，村中现存赵氏祠堂 1 座，赵氏祖茔 1 处，古戏楼 1 座，古庙 4 处，石头古街巷 30 余条，古池塘 4 处，石板、石碾、石槽、石臼遍地皆是。传统村落的砖石、木雕等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体现了我们的传统民俗观念和生活智慧，保护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乡村文化的根。

2.1.2 红色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作为乡土记忆的精神富矿，既是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更是赓续历史文脉的战略支点。调查发现，浞池县是豫西地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浞池县赵沟村的小孤山战斗指挥部旧址也是该地区的重要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该遗址外观保存良好，浞池县也对该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建立了革命旧址纪念馆。红色文化资源使得革命历史有址可寻，步入这片红色热土，人们可通过沉浸式场景感受革命脉络，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触摸烽火年代的炽热温度。这种传承与创新的良性互动，既为乡村发展注入红色动能，又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的立体课堂，更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培育出红色文化传承的常青之树。

2.1.3 民风民俗及民间艺术表演

传统村落的民风民俗及民间艺术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保留了乡村文化的精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精神层面的共同价值追求，将乡村居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由于地处深山区，浞池县段村的传统农耕文化保存较好。该地的村民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性格多热情淳朴，大方好客，村里建筑上随处可见的村规民约，还有村民家门口贴的“文明户”牌子。段村还有村民自发形成的民间曲艺服务队——“夕阳红民间曲艺团”，该曲艺团平时多于庙会、古会等重大节日时在村中的广场中义务演出，或者到贫困户社区、敬老院等地进行慰问演出，演出多为豫剧和红色主题的剧目。乡土文化的产生依托于乡村并在乡村社会中发展，它不仅凝聚了乡村居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更反过来影响着乡村居民和乡村社会，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贡献力量。

2.2 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主要挑战

2.2.1 农村空心化导致传承主体流失

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现象和空心化情况越来越严重。农村教育资源薄弱，许多农村的年轻一代从小就外出求学，从小学至大学整个求学

生涯都在城镇中进行，脱离了乡村环境，导致年轻一代对乡村的情感缺失。乡村中的很多传统文化技艺、民间习俗活动和节庆文化等在年轻一代的乡村居民中都不再受欢迎，乡村文化继承和发展面临着较为严峻挑战。浞池县的经济水平与大多乡村情况大致相同，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劳动力外流，该地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严重。首先，当地产业发展情况较为薄弱，当地农村居民多通过农业生产活动获得收入，但农业收益较低，大多数人更愿意选择进城务工，其次，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结构性落差的背景下，教育配套不足、医疗服务体系待完善及公共设施网络薄弱等问题，促使新生代劳动力持续向城市地区迁移。以浞池县为例，产业生态发展迟滞与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的双重困境，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呈现“城居化”定居偏好。这种人口要素的单向流动，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链出现断层，传统节庆呈现式微态势，口述历史、手工技艺等活态传承载体面临断代危机。这种人口迁移引发的文化要素流失，正在重构乡土社会的文化记忆图谱，使地域特色文化基因库面临系统性侵蚀风险。

2.2.2 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意识不强

在乡土文明存续的实践场域中，在地居民的文化认知水平直接形塑着其参与文化治理的能动性。当社群主体形成强烈的文化价值认同与代际传承责任感时，地域特色文脉的延续便获得内生性动力支撑。但现实困境在于，部分区域仍存在主体性缺位现象——对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认知模糊、对方言戏曲传承价值判断失准等现象，折射出文化自觉意识培育机制的待完善。这种主客体的认知裂隙，导致非遗活化实践中出现“政府热、民间冷”的治理效能落差，亟待通过文化赋权机制重构参与式保护的新范式。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层矛盾中，基层地区面临双重发展困境：其一，区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导致生存理性选择优先，在地居民更注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基本生存需求优先的约束条件下，谋生压力主导了日常决策逻辑，往往将地域文化保育视为非必要选项，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直接加速了文化消逝与代际断层现象。其二，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群体认知结构存在代际差异，难以形成系统的文化遗产价值判断体系。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长期向城镇倾斜，乡村知识储备的薄弱性制约了在地居民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准确认知，进而造成文化资本转化能力的结构性缺失。这种经济理性与文化自觉的失衡状态，客观上形成了传统技艺传习断代与民

俗活动参与度递减的恶性循环。

2.2.3 文化遗产与保护的物质支持不足

当前,乡村文化保护面临资金短缺和制度保障不足的双重困境,许多项目因缺乏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持,难以真正落地实施。这一问题的形成既受外部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也源于内生动力机制的缺失。在城乡发展失衡的宏观背景下,乡村文化保护长期处于资源分配体系的边缘,资金、技术与人才等核心要素的匮乏形成叠加效应,导致文化载体加速消亡、传承链条持续断裂,最终威胁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与可持续发展。城乡二元体制下,文化资源配置长期向城市倾斜,乡村文化保护长期处于政策关注与财政投入的末梢,基层文化机构普遍面临经费短缺、设施陈旧等问题,难以支撑系统性保护工作。市场化进程中,资本更倾向于投向具有显性经济价值的文化项目,大量非营利性、活态传承的乡村文化形态因缺乏利益驱动而陷入困境。在文化遗产保育的实践维度,当前存在双重发展瓶颈:政策执行梯度落差与价值转化通道受阻。具体表现为:其一,行政层面的制度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虽存在区域性的保护框架,但操作层面缺乏跨部门协同机制;其二,产业层面的要素配置失衡,传统技艺的现代转译能力薄弱,IP化运营与场景化开发等创新路径尚未贯通,造成文化附加值释放不足。这种保护模式与市场机制的双重脱节,既削弱了文化资本的再生能力,也制约着社会参与度的提升空间,亟待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与产业要素重组构建新型文化生态体系。

3 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路径优化

3.1 培养文化传承人,激发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活力

在推进乡土文明振兴的战略框架下,人才培育工程构成核心支点。针对当前文化遗产的断代危机,建议采取以下多维策略:首先,行政机构应当构建人才梯度培育机制,通过设立专项技能传承基地与数字化学习平台,系统培育在地文化守艺人群体。其次,依托地缘情感纽带激活新生代劳动力的文化创意潜能,引导具备城市经验的新乡贤群体建立文化创意工坊。针对文化基因代际传递,需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植入地域文化认知模块,运用沉浸式研学与数字孪生技术,使青少年群体深度理解本土文明密码。同时建立产教融合的传习体系,联合高校智库与非遗大师工作室,开发阶梯式文化传承人认证体系。这种立体化人才战略,既包含存量人才的赋能

提升,也注重增量人才的生态培育,最终形成文化传承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3.2 提升公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在新型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针对文化自觉培育的系统工程,建议实施三维度干预策略:首要任务是建立文化基因解码机制,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运用数字人文技术系统梳理地域文化遗产谱系。教育端需构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发模块化乡土课程体系,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认知场景,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化教学传承。第二维度着力构建多元传播矩阵:激活基层文化组织的毛细血管功能,引导乡贤理事会与非遗合作社策划非遗主题嘉年华、沉浸式文化体验工作坊等创新载体。第三层面聚焦智能传播生态构建:深度对接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机制,培育本土文化传播KOL矩阵。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非遗数字资产确权体系,使文化传播过程同步实现价值转化。

3.3 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

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发挥主导作用的往往是政府相关部门,而社会组织和团体则是提供更加灵活和多元化的支持。财政保障机制是推进文化传承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支撑要素,行政主体应加强政策支持与加大资金投入,为乡村文化传承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破解乡村文化保护的物质困境,需构建多维度支撑体系。在资源配置层面,应建立城乡文化资源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财政倾斜、社会资本引入等方式重塑投入结构。唯有在物质保障与价值重构的双重维度上实现突破,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 [1] 兰军师,朱新武,高鹏飞.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4,45(02):96-99. DOI: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24.02.014.
- [2] 徐丽葵.乡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三重向度——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J].广西社会科学,2019,(12):152-156.
- [3] 胡剑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19,(05):120-128. DOI:10.19631/j.cnki.css.2019.05.013.